

回首來時路一

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三)

王立楨

提 要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天氣預報是：能見度三至五哩，一千二百呎疏雲，八千呎疏至裂雲，陰霾，風向西北，風速八哩/時。

一架編號為1004的雙座經國號戰機(IDF)正緩緩的滑向清泉崗基地的36號跑道，緊隨在後的是一架擔任伴隨任務的F-5F戰鬥機。自從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第一架IDF原型機出廠並於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首次試飛之後，IDF在清泉崗基地已經完成了超過兩百次以上的試飛任務，所以當天那架雙座的IDF滑向跑道之際，基地上許多人都以為那又是一次例行的試飛，但是那天的飛行卻是一次非常特別的任務，因為那架雙座機除了前座的試飛組組長吳康明上校之外，後座還坐著當時中華民國國軍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陳燦齡上將。

第六章 空軍少尉一分發部隊

分發部隊



攝於北平北海公園左後起李樹資先生、王良桀、鄭廣華、左前起陳燦齡、張濟英、張汝誠。

18期的同學在回到重慶向航委會報到後，航委會依照各人的籍貫將他們18人分別分發到第三、第四及第五等三個戰鬥機大隊，陳燦齡等六位由北方來的同學就被分發到即將被派到北平駐防的第四大隊。當時那六位同學及所分發的中隊如下：

21中隊：汪潛、張汝誠

22中隊：王良桀

23中隊：張濟英、劉鳳紀

24中隊：陳燦齡

第四大隊素有「皇家空軍」的美譽，那主要是因為抗戰初期時在大隊長高志航的領導下創造了814空戰大捷的戰績，再來就是在抗戰期間四大隊一直擔任著陪都重慶的空防任務，而在那段期間四大隊也真是不負眾望的創下了優良的戰績，所以陳燦齡在知道自

已被派到四大隊時心中真是非常的興奮，而其實這興奮的心情中卻多少有著一些自私的理由，因為那時他已經知道四大隊即將調防北平，這意識著不久他就可以駕著飛機回老家去了。

那時四大隊還駐在重慶的白市驛機場，所以陳燊齡等六人立刻就到四大隊隊本部去報到，而其他同學則還要再等飛機前往江蘇徐州的三大隊及湖南芷江的五大隊去報到。

向四大隊報到之後，所接到的第一個命令就是晉升空軍少尉，這其實對他們這六個同學來說除了薪餉多了些之外，並沒有感到任何不同，因為他們在隊上仍是階級與期別最低的「墊底」飛行員。不過與同隊的前幾期的老大哥們比起來，他們這些「墊底」的飛行員已經是很舒服的了，因為官校11期之前的學長們都是國內自訓的，他們看到那些穿著美式制服，帥氣十足的小老弟們前來報到時，下意識的都會有嚴加管教的心理，所以前期的學長們在剛回國時的確是吃了一點苦頭。後來一則是在美國受訓歸國的軍官日益漸多，再來也是因為中美混合團的成立，部隊上的美國人多了，那些老教官們也習慣了洋人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形下那些後期回國的見習官的日子就無形中好過了許多。

在部隊上完成報到手續之後，陳燊齡馬上急著跟住在重慶的李顯華表姐及在成都的延齡二哥聯絡，另外他也發了封快信向北平的雙親報告近況。

顯華表姐在接到他消息之後就立刻到白市驛來看他，延齡二哥也是在接到消息後由成都連夜趕來相見，這是兩年多以來陳燊齡

第一次與家人相見，心中除了興奮之外還帶著一些激動，尤其是見到了遠道由成都趕來的二哥，兩人更是激動的擁抱在一起……

當天晚上陳燊齡安排二哥留宿在隊上的軍官宿舍，兩人一直聊到深夜，互訴著這兩年來各自的經歷，由二哥那裡他知道了母親正在生病，而父親因為不願意替日偽政府工作，所以這幾年來一直賦閒在家，坐吃山空的情況下竟也欠下不少債務，陳燊齡聽到這些消息後心中真是如刀割般的難過，他巴不得能立刻飛返北平回到雙親的身旁，去探視母親的病情及替父親解決債務上的問題，但是當時以他一個區區尉級軍官的身分及待遇，如何能隻身脫隊前往北平，及擺平那積欠了幾年的龐大債務？

第二天在機場的待命室內，陳燊齡因為心事重重所以雙眉緊鎖的獨自坐在窗前望著窗外發呆。就在那時，大隊長孫伯憲少校(6期)走進了待命室，因為平時大隊長是很少到待命室來的，所以那些見習官們一時都很緊張的站了起來，其實孫大隊長只在18期同學報到時見過陳燊齡一面，對他並不是很熟悉，但是當天陳燊齡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揮了揮手把陳燊齡叫了過去。

「你是18期的見習官吧？叫什麼名字？」

「報告大隊長，我是18期的陳燊齡。」

「你一共有多少小時的飛行經驗？」

「報告大隊長，連同在印度腊河的PT-17時間，一共有三百多小時。」

「三百多個鐘頭也差不多了，你跟我來。」孫大隊長簡單的說完之後就兀自的走

出待命室，陳燊齡緊張的跟了出去。

走出待命室後，孫大隊長跨上了他的吉普車並示意陳燊齡也坐上去，等陳燊齡上了車之後，孫大隊長就將車子對著停機坪開去。在行車的時候大隊長並沒有說些什麼，但是坐在旁邊的陳燊齡卻是緊張的胡思亂想，他不知道大隊長要帶他去哪裡？不過看樣子大概是要帶他去做飛行鑑定，他雖然是第一名畢業，對自己的飛行技術也有相當的自信，但是對這種毫無預警的鑑定飛行卻還是有點緊張，再說那時他已經有差不多兩個月沒有碰過飛機了，想到這裡心中更是有些忐忑。

吉普車在一架上單翼的小飛機旁停了下來，陳燊齡知道那是一種擔任聯絡任務的L-5型飛機，但是他卻從來沒有飛過，對它的性能也沒有任何概念。

「這種L-5你飛過沒有？」孫大隊長問他。

「報告大隊長，我從來沒有飛過。」

「沒關係，這種小飛機很容易飛，你會飛PT-17這種飛機就一定沒問題。走，你帶我到重慶上空去打個轉。」孫大隊長用他濃厚的山東口音說著。

那種濃厚的鄉音聽在陳燊齡耳裡，竟是相當的親切，他緊張的心情剎那間放鬆了許多。下了吉普車之後他開始圍著那架小飛機作起飛前的360度檢查，孫大隊長也在那時跨進了飛機的右座。

陳燊齡做完飛機起飛前檢查，跨進座艙之後，發現這種小型飛機上的儀表真是簡單的可以，唯一比PT-17先進的就是這種飛機

有啟動馬達，不需要另外有人站在機外去搖啟動連桿。他先將油門推到慢車，然後將啟動馬達的電門按下，螺旋槳在馬達帶動下先是緩慢的轉動，然後轟然一聲在排氣管所排出的一陣白煙中開始快速轉動，那一股機油與汽油混合的氣味也隨著螺旋槳的轉動衝進了駕駛艙，在聞到那股熟悉的味道之後，陳燊齡頓時精神為之一振，似乎那些困擾了他一個早上的心事就在發動機的轉動下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L-5是上單翼的小型聯絡機，機翼的浮力相當大，在跑道上沒跑多久就衝進了初秋的天空。雖然是第一次飛這種飛機，但是陳燊齡卻覺得非常的得心應手，飛機在他的控制下在山城上空盤旋穿梭著。他低空掠過長江江畔的點點漁帆，看著船上的漁夫們仰頭看著他的飛機，他對著他們搖了搖機翼，就在那時他想起了幾年前在城固時所看到的那架P-40，那架飛機的飛行員也曾對著地面的民眾搖擺機翼致意，當時那個動作對陳燊齡產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如今他也駕著飛機對著地面的民眾搖擺機翼，會不會也有哪個年輕人也感受到相同的鼓舞呢？

那天是陳燊齡第一次在祖國上空翱翔，也是他在重慶上空唯一的一次飛行。

落地之後孫大隊長只輕描淡寫的對他的飛行技術做了一番講評，但是卻詳細的問了問他是否有什麼心事，陳燊齡可以感覺到大隊長對他的真實關心，所以他也就很老實的將心中對家中的顧慮向大隊長報告，孫大隊長聽了之後，很快的就作出了指示，他表示可以讓陳燊齡先支領兩個月的薪餉，這樣

就可以暫時先解決家中財務上的困境，另外他也告訴陳燊齡反正大隊部馬上就要遷往北平，因此只要陳燊齡找到前往北平的便機，他可以讓他提早返回北平去會見家人。

陳燊齡沒有想到讓他心煩了一夜的問題就在大隊長的三言兩語之間全給解決了，這樣真心替屬下解決問題的長官，給他立下了一個非常好的榜樣，因為他知道雖然在軍中講的是階級服從，但是他更知道一個可以替屬下解決問題的長官，才是真正可以讓屬下服從的心服口服。

由軍需那裡陳燊齡領到了支借的兩個月薪餉之後，剛好陳履元分隊長〔11期〕要先到北平去出差，於是陳燊齡就拜託他將那筆錢先帶回去交給家人，那時因為後方的法幣與淪陷區偽幣之間的兌換率是一比五，所以他那兩個月的薪餉換成偽幣之後，竟也是相當大的一筆款項，據後來大哥告訴他那筆錢還真是替家裡解決了不少問題。

也是由那天開始，陳燊齡開始注意在機場落地的運輸機，只要發現有空運機落地，他一定馬上趕到停機坪去詢問運輸機的組員他們下一站將往何處去，但是一連幾個星期他都沒碰上一架前往北平的運輸機。

一直到當年的十月底的一天上午，他才碰到一架C-46是預備在白市驛機場裝貨之後前往北平，當他由飛機的機工長那裡知道那架飛機的目的地之後，他迫不及待的找到那架飛機的機長汪正中上尉〔13期〕，向他說明自己的情況並請求搭乘那架飛機前往北平，汪正中上尉當時相當豪爽的表示只要他能在當天下午飛機起飛之前請好假，他就可

以帶他回北平。

陳燊齡在得到這個消息之後，欣喜若狂的立刻回到中隊向隊長請假，那天碰巧中隊長趙襄國不在隊上，而副隊長鄭永達〔9期〕又不願意在這件事上做主，他只有轉而去向大隊長請示，而當他跑到大隊部時卻又發現孫大隊長在當天早上到恩施去了，正當他感到無助的時候，他看見副大隊長高又新〔8期〕由外面回來，於是他趕緊前去向高副大隊長報告。高副大隊長在抗戰期間曾因顯赫的戰功而得過青天白日勳章，但是本人卻沒有一點官架子，他在聽了陳燊齡的報告之後，很快的就答應了他的請求，並讓他的參謀立刻替陳燊齡辦理准假事宜，高副大隊長並把四大隊在北平的隊址交給他，叫他休假完畢後直接向北平隊部報到。

請妥假之後，陳燊齡又趕緊趕回宿舍，他僅將日常盥洗用品及一些衣服裝在一個小的行軍袋裡，其它的家當只有拜託張汝誠在日後部隊遷徙的時候帶到北平了。

當陳燊齡帶著那個小的行軍袋趕到停機坪時，汪正中及幾位其它的組員剛吃完中飯回來，他很訝異陳燊齡竟真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請妥假並準備妥當，因為他本來打算萬一陳燊齡無法及時拿到差假證時，他將拖延起飛時間來配合，現在看到陳燊齡已經準備妥當，所以他也很高興的宣布按照原計劃準時起飛。

飛機起飛之後，陳燊齡坐在後艙的窄小帆布座椅上，望著窗外簇簇白雲，他實在不敢相信幾個小時之後他就可以回到家裡拜見多年不見的雙親，離開家這些年來他雖然

經常的想起以往在父母親身旁的日子，而且也盼望過能早日重返家園，但是當他正以超過一百多哩的時速向家園飛去時，他竟有著「近鄉情怯」的感覺，因為他突然想起當初離開家到後方去時，雙親是希望他到後方去繼續大學的學業，而他中途輟學從軍之事也從來沒有向雙親告過，如今他雖然已成為當時人人羨慕的空軍飛行員，但是終究和家中的書香門第有著顯著的差異，他是陳家從軍的第一人！

在飛機上他也想起三年多以前他離家前往後方時的種種，他想起了在亳州騙了他們錢的那個騙子，想起了在洛陽遇見的拜把大哥杜世榮，借錢給他的杜伯父，想起了在七星寺報考空軍時那個說他一定會被淘汰的醫官……這些事雖然都發生在這三年之間，但是對他來說卻像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目前他除了對杜世榮及杜伯父深存感激之外，其他的人都已不再重要，他們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些小插曲。如今他以空軍飛行軍官的身分還鄉之際，回首來時路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飛機飛抵北平上空時已是快晚上七點半了，陳燊齡在飛機盤旋下降時一直側著身子看著窗外逐漸在視野中擴大的古都，那些熟悉的地標在萬家燈火中顯得更是親切，那是他成長的地方，大街小巷裡有著太多童年的回憶，在那些溫馨的往事重現腦海的同時，他突然百感交集，當初是為了不願意受奴化教育而離家前往大後方，但是時代的驅使及環境的變化究竟讓他擱下了書本，投身軍旅，在經過了兩年的嚴格訓練之後他雖然成

為了一個戰鬥機飛行員，但就在他即將前往沙場為國效命之際，侵略者卻已投降，這真是學書不成，學劍之後卻又無用武之地，命運弄人莫堪如此！

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落地以後，陳燊齡正想著該怎麼回家時，南苑的站長卻在知道他是四大隊的飛行員之後，主動的安排了一輛中吉普送他回家，這種待遇對於新任官的他來說是有些不大習慣，在嚴格的家教下他處處想的是儘可能不要麻煩他人，但是那天晚上他卻接受了站長的好意，因為由南苑到西四北大街的家是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再說那時天色已晚，自己找車也實在不方便。

經過了一個多鐘頭的車程之後，吉普車在陳燊齡家的巷口停下，他向司機道了謝之後拿起行軍袋走向家門，那時附近的一些鄰居在吉普車停下之際就已探頭出來看是什麼人來了，等知道是他回來之後，整個街坊霎時熱鬧起來，大家都出來想看看成了飛行員的陳家小少爺，而陳燊齡也就不停地和那些大叔、大嬸們打著招呼，等到走到自己家門前時，母親也已經得到消息由家門裡出來接他了，看到孱弱的母親在寒冷的夜晚還親自由家裡出來，陳燊齡一時激動的幾乎落淚，他趕緊向街坊鄰居們道謝並立刻扶著母親走進家門。

空軍少尉—換裝野馬，一次完成戰備

雖然日軍在八月中旬就已向盟國投降，但是在北平的日軍卻因中國政府準備不及，一直等到當年十月十日國慶日那天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將軍才在北平太和殿主持對日受降儀式。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北



民國35年攝於北平南苑機場P-51前時任中尉

平市政府前升起時，那些在日軍奴役下生活了八年的人們無不歡欣鼓舞的慶祝，因為期待中天下太平的日子終於來臨，每個人都幻想著從此可以過著安居樂業的日子，然而上蒼似乎覺得中國在那八年間所受的苦難還不夠，因為中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庇護下開始蠢動，他們在蘇北，魯南，豫北及冀南等地不但暗地裡阻擾國軍對日軍的受降與接收，並更進一步的開始與國軍發生正面衝突。在這種情況下空軍還沒來得及享受對日勝利的果實就又開始了剿共的任務，那時四大隊因為駐地在北平，所以就接下了東北及華北方面的任務。

陳燊齡在回到北平家中的頭幾天裡，因為部隊尚未完全遷到北平，所以他就一直待在家中陪伴著父母，向他們述說這些年來離家在外的種種遭遇，棄筆從軍的的心歷路程，在國外受訓時所經歷過的各種事情，當父母親知道他在美國是以第一名的殊榮畢業

於空軍官校時，非常的欣慰，父親並沒有因為他放棄學業而有任何的不悅，反而告訴他幹任何事，只要幹的好就好了，不管讀書或是從軍都是一樣。

在家待了幾天之後，陳燊齡接到張汝誠的電話知道四大隊已經正式的移防北平，所屬的四個中隊也都完成進駐南苑機場，並叫他第二天到四大隊的大隊部去銷假上班。

南苑機場當時因為許多設施不甚完善，所以四大隊的大隊部就暫時的設在城裡東皇城根的一棟獨立洋房裡，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四個中隊不能同時開飛，於是每個中隊的隊員輪流每四天去一次機場執行任務，其它三個中隊的隊員就都待在城裡大隊部待命。而所謂待命也只是待在隊上和隊友們玩玩撲克牌或是聊聊天，沒有什麼真正的事做，也沒有任何的訓練任務。

當時四大隊還沒有完全換裝成P-51野馬式戰鬥機，每一個隊上都還有一些老式的P-40，在粥少僧多的情況下，陳燊齡那批墊底的見習官就每天只能望著P-51嘆息，根本不敢奢想能跨上野馬一飛沖天，而那些P-40也因為機齡老舊補充零件不足，每天的妥善機就相對的減少，所以那些見習官連上飛機的機會都很少，在這種情形下那些見習官們每天就在隊上隨著沒有任務的隊員們玩撲克牌或是擺龍門陣來打發時間，而陳燊齡卻利用這些空檔時間將P-51的英文手冊拿來仔細閱讀，因為他知道他們跨上野馬是遲早的事，他希望在真正踏上飛機以前將它的性能及系統搞懂，這樣才不會在上飛機時手忙腳亂。

民國34年11月中的一天，剛好輪到24隊上場飛行，陳燊齡一大早就隨著隊友坐著交通車到了南苑機場，在進入機場的時候他記得看著那一排在晨霧中的野馬，心中還想著不知道哪天才能駕著它遨遊長空。

那天作戰官剛將任務分配完畢，大家正要離開作戰室時，趙襄國隊長卻將陳燊齡叫住，並很直接了當的問他敢不敢去飛野馬？

一瞬間陳燊齡怔在那裡幾乎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因為那時隊上還有一些到隊比他久的前期學長們都還沒有機會一親野馬的芳澤，他這個18期的見習官怎麼會有機會？但是隊長既然問了，他也就很爽快的回答：「敢飛！」

趙隊長於是讓陳地塔〔12期〕分隊長將野馬的操作要領解釋給陳燊齡，並指示講解完畢後立刻讓他駕機升空，以親自去體驗野馬的性能。

那時的空軍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新機換裝訓練課程，都是由老飛行員們將自己的經驗以口述的方法講給新手，所以到底傳授了多少及學了多少都很難控制。那天陳地塔分隊長帶著陳燊齡到停機坪找了一架妥善的P-51後，就讓陳燊齡坐進座艙，然後就根據他自己的記憶及經驗將野馬的操作要領講給陳燊齡，而所講的也不外乎是飛機起落速度，發動機馬力配置，操作電門位置及緊急操作程序等，在陳地塔分隊長向他講解的同時，17期的學長李叔元也湊了上來，他雖然只比陳燊齡早幾個月畢業，但是他卻在印度時就已經單飛過野馬，所以他也將自己的一些心得分享給陳燊齡。

其實P-51與P-40的座艙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也因為他在之前曾熟讀了野馬的操縱手冊，所以在陳地塔與李叔元兩人的解說下，陳燊齡很快的就記住了各個操縱電門的位置，他在他們兩人步下飛機之後，按照剛學來的啟動手續將飛機啟動，那四片巨大的槳葉在引擎的帶動下開始轉動，座艙內儀表板上的各個儀表也都開始向順時鐘方向轉動，他強忍住興奮的心情將所有的儀表指示仔細的檢查了一遍，確定所有系統都運轉正常之後，他向機外的陳地塔與李叔元兩人揮了手，然後鬆開煞車將飛機滑出停機坪。

那時因為隊上經常要出遠到綏遠的任務，所以許多飛機的翼下都是掛著副油箱以增加飛機的航程。那天陳燊齡的那架飛機就掛著兩個滿滿的副油箱，所以滑起來就覺得飛機相當的沉重，但是比起他所熟悉的P-40來說仍然是相當的靈活，他尤其欣賞那個可以鎖上的尾輪，在滑行時只要稍微帶一點桿，尾輪就自動鎖上，使飛機在滑行時可以保持直線前進，這比P-40自由轉動的尾輪要安全許多。

在得到塔台的許可之後，陳燊齡左手緩緩的向前將油門加滿，那架野馬頓時像是脫了韁似的向前衝去，翼下雖然掛著兩個滿油的副油箱，但是飛機的衝力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很快的就達到了起飛的速度，他輕輕的將駕駛桿拉回，飛機立刻昂首衝進了初冬的北國天空。

飛機離地之後，陳燊齡繼續保持著仰角爬昇，飛機的馬力很足，只有一瞬間的功夫飛機就已經爬到八千英尺的空層，因為當天

只是第一次飛行，同時翼下又掛著兩個笨重的油箱，所以他就沒有繼續爬高，就在八千呎將飛機改平。

他本想做一些特技來體會一下飛機的性能，但是掛著滿油的副油箱使飛機的性能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他只能做一些G力不大的簡單動作，但是即使這些簡單的動作也讓他感覺到野馬的卓越性能，怪不得德國空軍在柏林上空見到野馬之後就知道那場戰是沒法再打下去了。

他順著北平城的外圍飛著，遠遠的看著天壇、紫禁城、中南海等幾個顯著的地標，也依稀的看見了自己家附近的地方，他心中有一股衝動想將飛機飛到北平西區的家附近，去超個低空，在家人及街坊前顯示一下飛機凌天而降的英姿，但是心中卻有著另一個聲音告訴他那是極端違反紀律的幼稚行為，他始終沒有忘記幾年前董教官的教誨，遵守空中的紀律是維護軍紀最重要的一環。

「陳燊齡，這是大隊長，聽到了回答！」耳機中突然傳出了孫大隊長的聲音。

「報告大隊長，這是陳燊齡。」

「你現在的高度及位置在哪裡？」

陳燊齡趕快檢查了一下目前的位置及高度，然後將它報給大隊長。

「再飛個十分鐘就可以回來落地了，不要緊張，這種飛機落地不難。」

「知道了，十分鐘後返場落地。」

簡短的通話完畢後，陳燊齡突然意識到當天早上大隊長並沒有到機場來，一定是趙隊長將他單飛的事向大隊長報告後，大隊長不放心才趕到機場並親自登上塔台來詢問他

單飛的情況，這種對屬下真摯的關懷，頓時像是一股暖流衝進了陳燊齡的心中，有這樣的長官，在戰場上才會有捨身拼命的部屬。

雖然掛著兩個沉重的副油箱，陳燊齡依然很輕鬆地將那架野馬落在南苑的跑道上，對他來說操縱任何一種飛機都是靠著感覺，再加上儀表板上的空速顯示，就無所謂落地的難與不難了。

陳燊齡那天不但成了18期中第一個單飛野馬的飛行員，在隊上他也是頭一個比一些先期老大哥先單飛野馬的見習官，這在一切都以期別為依據的空軍官場裡是相當特別的一件事。所以下午大夥回到城裡的大隊部時，當天剛好有事沒去機場的張金銘分隊長(12期)聽到陳燊齡已經完成野馬單飛時，直呼：「不可能！」直到趙襄國中隊長證實這件事時，他還是半信半疑的看著陳燊齡說：「怎麼可能？」

完成野馬單飛後的陳燊齡並沒有像其他一般飛行員在完成新機單飛後志得意滿的出外去慶祝，他當天晚上反而沒有回家，留在隊上再將野馬的操縱手冊拿出來反覆研讀，希望能藉著當天親自飛行時的經驗去體會出一些要領。

兩天之後，又輪到24隊上場飛行，陳燊齡雖然已經完成了野馬單飛，但是他卻不敢奢想會被派到任何作戰任務，他只希望能有機會被派到另一批的訓練任務，這樣他就很滿足了。

沒想到作戰參謀在發布作戰命令時，陳燊齡竟發現他竟被排到與凌元康分隊長(13期)一同去出一個到通州的對地攻擊任務，雖

然那是一個相當簡單的任務，但總是一個真槍實彈上戰場的任務，所以在凌元康分隊長對他作任務提示時，他是絲毫不敢掉以輕心的記住分隊長所提事的每一個細節。

通州位於北平南邊四十華里左右，是一個相當大的城市，因為當地的駐軍被中共的八路軍包圍，對外交通已完全被切斷，所以請求空中支援。陳燊齡隨著凌分隊長由南苑起飛之後，幾乎是剛將航向對正不久飛機就已空臨通州，由空中下望，一片安寧的初冬農村景象，根本看不出來那裡是一個兩軍對峙的戰場。凌分隊長圍著通州城飛了一圈之後，就一壓翅膀對著城外的一處小丘俯衝下去，跟在後面的陳燊齡也緊跟著衝了下去。

在俯衝下去的時候，凌分隊長告訴陳燊齡他正在向地面的一個目標衝去，並要他注意地面還擊的火力，陳燊齡在座艙中外望，只見左前方的長機機翼下冒出一陣一陣的黑煙，表示長機正在對地開火，但是他卻根本看不出地面有任何共軍的跡象。

飛機在衝到樹梢的高度時，他看到了幾輛騾車及一些對空瞄準開槍的共軍，他下意識的抓緊了駕駛桿，心跳的速度似乎也加快了一些，因為那畢竟是第一次感覺到有人在用槍向他攻擊，他非常直覺的扣下了駕駛桿上的機槍扳機，野馬雙翼上的六挺五零機槍頓時噴出了一陣火流，幾十發子彈瞬間將飛機正前方的地面掀起了一陣土泥及灰塵，在他還沒來得及去檢視戰果的時候，飛機就已通過了目標，同時長機也開始爬昇，於是他也跟著拉起機頭，但是在爬高的時候，他仍然頻頻回頭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造成共軍的任

何損失。

跟著長機對著圍城的共軍低空掃射了幾次之後，長機搖了搖翅膀同時用無線電通知他任務已經達成，於是他將飛機拉起對著長機飛去，編好隊之後隨著長機對著南苑回航，回飛的路上陳燊齡一直在回想著剛才任務的細節，他實在不敢相信那就是他的第一次作戰任務，而更不可思議的就是他在僅僅一次的訓練飛行之後就算是完成了戰備，他想這在任何一國的空軍來說都算是一項記錄了。

回到基地之後，凌分隊長在任務歸詢時特別稱讚了陳燊齡幾句，因為他覺得陳燊齡在第一次任務裡非常的冷靜，跟隊跟得很好並沒有掉隊或反應不過來的情形，陳燊齡聽了心理除了高興之外也是相當的興奮，因為從那天開始他已是真正上過戰場、見過場面的戰鬥機飛行員了！

空軍少尉—上海接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本土的巨大國防工業雖然立刻停止新的軍品製造，但是即使僅將在生產線上的半成品完工，所製成的軍品與武器也在那些工廠的倉庫裡堆滿，再加上海外美軍均奉命盡速將人員遣返回國，飛機、戰車等軍品就在當地做「適當的處理」，而中國那時正巧在勝利復員的過程中與共產黨發生軍事衝突，於是在中國戰場上的許多美軍飛機就在「適當的處理」下被轉交給了中華民國的空軍。

那時在中國各地的美軍飛機都是先集中到上海江灣機場，由中華民國空軍的各個大隊所派的機械士在江灣將那些飛機檢修之

後，再由那些大隊所派出的飛行員們將它們飛回駐地。

民國35年4月，4大隊接到上海空軍供應司令部的通知有8架P-51野馬式戰鬥機已完成檢修，可以即時交給部隊參加戰鬥行列。大隊長蔡名永因此下命24中隊中隊長趙襄國負責到上海去將那8架飛機接回北平。

趙隊長接到命令之後，決定除了自己及副隊長臧錫蘭是當然人選之外，另外在隊上再挑了6個合格的野馬飛行員前往，這另外的6個飛行員則包括了3位分隊長及一位作戰參謀〔相當於目前的作戰長〕，唯一不是「長」字級的飛行員就是李叔元及陳燊齡兩人，而陳燊齡則是這8位飛行員之中最資淺的一位。

他們一行8人在當年4月底搭乘10大隊的C-47專機飛抵上海，在趙隊長的安排下他們8人住進了上海的空軍新生社。那是陳燊齡第一次來到十里洋場的上海灘，一切對他來說都是相當的新鮮與稀奇，尤其是隨著大夥們在晚飯之後到舞廳去時，更是一種從來沒有的經驗，當時還不滿22歲的他穿著空軍制服，胸前掛著光輝耀眼的飛鷹，渾身散發著一股「帥」氣，週遭多少女孩子都對他投來愛慕的眼光，而他也確實的在那種環境裡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優越感，畢竟在那時中國的四萬萬人口裡能駕著飛機遨遊長空的還不到兩千人！

那8架飛機雖然都已經檢修妥當，陳燊齡等一行8人也在抵達上海的幾天之內將那些飛機試飛完畢，但是並不能將它們即時飛返北平，因為飛機是妥當了，但是繁雜的紙上作

業卻才剛開始！每天隊長及副隊長兩人都要到機場及供應司令部去處理相關的公文。

那是陳燊齡第一次見識到軍隊的紙上作業！以他那時單純的想法看來，那些繁雜的手續都是毫無意義與浪費時間的，他認為只要飛機妥當，加滿汽油之後馬上就可以飛回北平，多花了幾天的時間將表格填好，圖章蓋好之後，並不會使飛機的性能更好！少尉的陳燊齡那時雖然不能體會與認識紙上作業的重要性，但是那次接機時所辦的手續卻讓他印象深刻。

幾天之後交機手續終於辦妥，趙隊長於是在當年5月初的一個清晨帶著全體接機人員將那8架飛機編隊飛回北平。那也是陳燊齡在祖國上空第一次的長途飛行，而那時的長途飛行全是靠目視地標航行，8架飛機就全順著鐵路飛回北平。

民國35年6月1日，空軍總部將所有飛行大隊改編，將以前的四個中隊縮編成三個中隊，4大隊的24中隊的番號就在那時被撤銷，24隊的隊員們也被分編到其它的三個中隊，原來24隊的趙襄國隊長被改派到22隊隊長，而陳燊齡也就跟著趙隊長被編到了22中隊。

編入22中隊之後第一個任務就是與張金銘分隊長飛送兩架野馬戰鬥機到瀋陽的北陵機場去交給在那裡駐防的23中隊。

那時空軍的第一軍區司令部雖然設在瀋陽，但是卻沒有專屬的戰鬥機大隊駐在那裡，反而是由第二軍區的4大隊輪派一個中隊駐在那裡負責東北的勤共行動。那時東北與華北的戰事主要是在綏遠包頭與河北永年一帶，而東北瀋陽與長春一帶雖有零星戰役，

23中隊的十幾架飛機應付起來也是相當的輕鬆。

那天陳燊齡與張金銘分隊長兩人順著遼東灣的海岸線往北飛，一路只見北國安寧的農村景象，絲毫沒有一點戰爭的氣息，但是他知道另一場將比抗日戰爭更殘酷的內戰正在那些安寧的假象後面醞釀之中，因為抗戰時全國軍民都知道敵人是日本人，也都知道如果不想當亡國奴的唯一方法就是誓死抵抗。但是當前與共產黨的衝突卻讓一般老百姓的焦點非常模糊，他們經過了八年的戰爭之後，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又要捲入另外一場戰爭？再說他們也不明白同是中國人，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必須要爭個你死我活？然而共產黨就利用這種民眾的模糊焦點，來達到他們赤化中國目的。

飛機在經過長城上空之際，陳燊齡也不禁想到一千多年之前秦始皇興建萬里長城之際，為的是抵抗外侮，而長城也的確在當時抵擋了異族的入侵，物換星移如今長城早已失去了他的作用而變成了旅遊的景點，但是中華民族仍然不斷的沉浮於內亂與外患的戰亂之中，要用什麼樣的新的長城才能永遠的讓中國不再受到戰爭的催殘？

他們倆在瀋陽北陵機場落地之後，將飛機交給23中隊，本來是當天就要搭C-46運輸機返回北平，但是他們卻在那裡聽說副大隊長高又新前幾天才在瀋陽司令部內，因為電梯故障而由二樓電梯間摔下，造成輕微的腦震盪，當時正在瀋陽市內的醫院修養當中。高副大隊長向來是陳燊齡相當尊敬的一位長官，所以在知道這個消息之後，他與張分隊

長立刻決定延緩返回北平的時間，並立刻前往醫院探望高副大隊長的病情。

副大隊長躺在病床上，傷勢看起來並不太嚴重，還是一股帥勁兒的和他們閒話家常，所以那時陳燊齡覺得不會等太久副大隊長就一定可以歸隊和他們一起再度比翼藍天。只是天不從人願，那天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高副大隊長！副大隊長先是因為腦震盪的關係被調離4大隊，然後也是因為腦震盪所引起的精神恍惚竟造成日後妻子下堂求去的主因，在這些打擊下這位在抗戰時期被譽為「驅逐之王」的高又新少校竟在民國37年2月在南京市遭火車輾斃。

陳燊齡永遠懷念著這位英俊仁慈的長官！

民國35年8月，上海空軍供應司令部再度通知第4大隊又有8架野馬式飛機完成檢修，等待接收。那時4大隊大隊長已經由蔡名永少校接任，他在接到這個消息後再度命令22中隊中隊長趙襄國率隊前往上海接機，趙隊長這回還是挑了包括陳燊齡在內的幾個有經驗的飛行員前往。

因為這次是輕車熟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份內該做的事，所以在上海只待了三天就辦妥了一切接機手續。然而就在大夥兒認為一切都沒問題，編隊飛返北平時，陳燊齡的飛機發生了故障！

那天一大早，8架飛機在趙隊長的率領下由上海江灣機場順序起飛，就在機場上空剛編好隊要調轉機頭往北飛時，陳燊齡發現他的發動機滑油壓力正在迅速的下降之中，他當時就覺得那絕不是儀表故障，而是滑油系

統的嚴重漏油，於是他立刻將油門收小並將故障情形通知長機，趙隊長在知道情況之後判斷當時情況：飛機正在機場上空，滑油雖然在漏但剩餘的油量該夠陳燊齡做一個安全進場落地，所以他並沒有指派任何飛機伴隨陳燊齡返場，只是吩咐他自己小心操作飛機返場落地。

陳燊齡將發動機保持著小轉速，然後藉著飛機的速度及高度做了一個很漂亮小航線落地，在滑回停機坪關車之後，滑油系統的最後一滴滑油也在那時漏罄，前來檢查飛機的機工長在將發動機蒙皮打開之後，發現竟是滑油的回油管路的接頭沒有鎖緊，導致滑油在回流時外漏，這其實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如果是供油方面的管路鬆脫，那麼發動機將會很快的因沒有滑油而咬死，那麼在大上海上空面對陳燊齡的將是更為嚴重的問題，駕著一架沒有絲毫動力的飛機，萬一高度及速度無法維持到進場，他是跳傘逃生而讓飛機砸在市區內？或是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將飛機迫降在人口較少的地方？陳燊齡很高興他不須要做那個困難的決定。

那個鬆脫的油路接頭在機械士的修理下很快的就在接頭處鎖緊，經過地面試車證實一切正常之後，陳燊齡發了一封電報給蔡大隊長，表示飛機故障已經排除，並請求准許第二天清晨單機飛回北平。

幾個鐘頭之後，陳燊齡接到大隊長的回電，電文上指示他暫時留在上海，協助供應司令部試飛那些經過機械士們組裝好的飛機，等下一批飛機準備妥當之後，再和下一批接機人員一道飛回北平。

既然受命留在上海試飛新機，陳燊齡就先將所攜帶的行李送到空軍新生社，然後他就到供應司令部的軍需處去報領旅費，然而就在報領旅費的時候，他第一次的目睹了國家制度與現實社會脫節的亂象。

當他將旅費申請單繳上去之後，承辦人員只將單子瞄了一眼就將申請單退了回來。

「只有一個人嗎？」承辦人員問，他是指申請單上的出差人員那欄，陳燊齡只填了他自己的名字，事實上也只有他一個人留在上海，所以他當然只填了一個人。

「是的，只有我一個人。」

「只有你一個人？」承辦人員摘下鼻樑上的眼鏡，看著陳燊齡又問了一遍。

「真的只有我一個人。」陳燊齡開始覺得奇怪了，承辦人員一再問他這個簡單的問題使他覺得這個問題後面一定有著其他的意義，但是年輕的他竟無法在那人的口氣之間探出一點端倪。

「好吧，你說一個人就一個人吧，不過可別怪我沒問過你！」承辦人員說著就在他的申請單上蓋了核准的章子，然後叫他到出納處去憑單領錢。

陳燊齡拿著單子到出納處去領了錢之後才恍然大悟為什麼原先的那個承辦人員一直在問他有幾個人來出差，因為出差費是空軍總部按照制度設定時的物價標準而定的，幾個月之後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所發的款項已經不足以支付出差時所有的開銷，而總部那方面尚沒有一套辦法來對付通貨膨脹，所以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況下，出差的人就多報人數來彌補款項的不足。而陳燊齡在

經驗不足的情況下竟老實的只報下自己的名字，所以他算了算領到的錢之後竟發現不要說吃住，就連最基本的空軍新生社的住宿費都不夠！

他實在不願意再回去重新捏造幾個名字去多領些錢，但是錢不夠用是一個殘酷的事實，他必須另外去想別的辦法！

他想起了機械士們在機場外有一個統艙宿舍，裡面還有一些空床，說不定他可以和機務長商量一下搬去和他們同住，這樣就可以省下住宿的錢，再說機械士們每天自己開伙吃飯，伙食雖然比不上空勤伙食，但是他覺得不會對他造成任何問題。

機務長在聽了陳燊齡的請求之後，毫無考慮的就滿口答應了下來，他只怕陳燊齡無法適應機械士們的居住環境及伙食，但是對於年輕的陳燊齡來說，他並沒有忘記幾年前出走後方時沿路上所經過的種種，他絕對不會因為現在是人人羨慕的飛行官身分而對吃住方面有任何挑剔，於是他立刻回到新生社將寄放的行李取回，當天下午就搬進了上海空軍供應司令部的機械士宿舍。

這件事對於年甫22歲的陳燊齡中尉來說是影響他相當深遠的一件大事，首先是旅費發放標準與物價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用多報人數來彌補物價的差額真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雖然大家都知道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所發的旅費不夠應付正常的吃住，但是多報出差人數來補足差價是標準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在這種情形下誰也不敢保證沒有人做假帳或浮報出差費來中飽私囊，正確的辦法是由指定專人來注意物價並隨時機動調出差

費，或是用浮動法來計算出差費（將出差費與設定時的物價鎖定，以後每天根據央行的物價指數來調整出差費），這是以他當時對經濟的基本認識而有所發的感覺，因為他始終覺得不管怎麼說，浮報人數來多報出差費是絕對不合理的。後來他在總司令及總長任內，就特別注意到處理問題時，一定要找到事情的癥結，決不允許治標不治本式的敷衍行事。

另外就是他搬到機械士的宿舍與他們共處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期間他與那些飛機的裸姆們白天工作在一起，晚上也同處一室的住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那些機械士們的生活多了一層了解，相對的那些士官們也對陳燊齡有了更深的認識，這種互相的了解與信任對於陳燊齡往後的軍中生涯有著相當大的幫助，由少尉飛行員一直到四星上將參謀總長，他始終都對基層人員相當的照顧，而那些屬下們也一直對於這位曾經和機械士們抵足而眠的飛行員有著比一般軍官更多的尊敬。

那時空軍供應司令部因為合格的修護人員不足，加上零件補充的困難，平均一個星期才拼裝出一架野馬式戰鬥機，這使陳燊齡在那裡的那段時間相當空閑，所以他就利用那段時間走遍了上海灘的各處名勝，但是也僅限於白天的觀光而已，因為縮了水的旅費付了伙食費用之後，所餘只夠他自己抽煙之用，所以五光十色的夜上海他也只有聽別人說的份，而無緣去親身體驗。

陳燊齡也趁著那時的空閑，和在8大隊任職的任正元同學一同到杭州笕橋的空軍官校

去了一趟，去那裡固然是想看看中國空軍啟蒙的搖籃地，但是對陳燊齡來說最重要的卻是去探望在那裡受訓的表哥李顯甲。

在陳燊齡尚未離開北京到後方去之前，顯甲表哥就已進入四川灌縣的空軍幼年學校，那時陳燊齡還曾羨慕過他能有機會進入空軍，曾幾何時他自己不但也進入了空軍，並已完成了飛行訓練成為一個合格的戰鬥機飛行員，但是比他早進入空軍的顯甲表哥卻還在空軍官校26期接受基本飛行訓練（那時空軍幼年學校是招收小學畢業生，經過6年初、高中學歷之後再進入空軍官校接受飛行訓練，顯甲表哥以初三的程度考入幼校第一期就讀，所以比直接進入官校的陳燊齡晚了幾期）。

在筲橋時陳燊齡也見到了幾個在官校當飛行教官的18期同學，其中張少達同學碰巧是顯甲表哥的飛行教官，所以陳燊齡也趁機拜託同學對顯甲表哥多照顧一點，張少達當時雖然滿口答應一定儘力將顯甲表哥帶飛出來，但是幾個月之後顯甲表哥還是免不掉被淘汰的命運，據張少達後來對陳燊齡表示，顯甲表哥並不是飛的不好，而是因為他個子太矮，做螺旋改正時無法將舵踏滿，這是相當危險的情形，所以張少達在考量到李顯甲自身的安全情形下還是忍痛將他停飛。

陳燊齡並沒有受過試飛的專業訓練，在上海試飛那些組裝完畢的野馬時，他是將當初原廠所發的原文性能操作手冊拿出來，根據上面的數據來仔細的測試飛機，這對他來說真是個相當難得的機會，因為他是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單飛野馬的，而且在一次單飛

之後就完成戰備，開始正式執行作戰任務，所以野馬許多的性能他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所以，現在有了這個機會根據操縱手冊來印證飛機的性能，他總算是將野馬的性能完完全全的摸清楚了。也是因為這件事，他了解到了越是新式的飛機越要有專業的訓練才能稱心所欲的去駕馭，以前那種江湖式的飛行方法已經不適用了。

兩個月之後，所有八架飛機試飛完畢，這回是輪到23隊來接機。當23隊隊長帶著七個飛行員到上海之後，他們發現陳燊齡竟然因為旅費不夠而跟著機械士們住了兩個月時，他們不但無法相信那是事實，也同時笑他的不會變通。

空軍少尉—作戰負傷

民國35年共產黨由剛勝利時的阻擾國軍對日軍的接收，到進一步的公開與國軍發生軍事衝突，在蘇聯的協助下中國共產黨不但得到了日軍留在東北的武器與彈藥，而國民政府在勝利復員與接收時更犯下了一些錯誤，如將所有偽軍全數繳械裁員的政策，就逼得大多數偽軍在被繳械之前帶槍投向共產黨，這些因素使共產黨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坐大數倍。

國共軍事衝突的結果是在抗戰勝利之後，國家反而更加動亂，東北的長春與四平街，綏遠的包頭與河北的永年，在民國34、35年間都發生了大規模國軍與共軍間的衝突。這些衝突不但使中國動亂不堪，也影響到了亞洲方面的安定，為了不願見到這一地區再度陷入戰火的摧殘，美國政府在民國34年底派出了馬歇爾特使前來調停國共之間的

衝突。

雖然有美國居中調停，但是戰況卻越來越嚴重，陳燊齡與他那些為了抵抗外侮而從軍的同學們就在這種情況下投入了內戰的漩渦。

陳燊齡自從完成P-51的戰備及出了第一次任務之後，在隊上的身分也立刻由見習官變為基本隊員，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派到一次出擊的任務¹，雖然有些任務是被稱為「衛生」任務，但是卻也讓他是在戰火中成長，得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在戰場上敵人炮火下進出的情況是非常容易看出一個人的本性的，有人平時在人前談起駕機作戰的情形時是口沫橫飛，將自己形容成長板坡前趙子龍般的神勇，但是一但真正看到地面的敵軍砲口冒出火光時，卻是跑的比誰都快；也有人平時不大說話，但是在戰場上卻是一馬當先，從不把敵人炮火當一回事，飛的比任何人都低。

民國35年12月22日，陳燊齡被派到與一位綽號叫「小震動」的分隊長出一趟到保定的對地掩護任務，那天陳燊齡隨著那位分隊長剛飛抵保定上空，還沒來的及觀察地面敵我情勢的時候，那位分隊長就向陳燊齡表示他的飛機有一些「小震動」，必須立刻回航。那時陳燊齡在隊上還只是資淺隊員，他如果隨著長機回航，絕對沒有人會說一句話，但是他覺得那時地面陸軍的弟兄們正是需要空中支援的時候，如果見到兩架臨空的戰鬥機一槍都沒有開就轉向回頭時，心中會

有多麼失望，因此他向長機表示他可以單機留下來執行當天的任務。長機聽了之後只告訴他在對地掃射時要注意高度不要衝的太低，說完就掉轉機頭往回飛去，留下畢業不到18個月及不滿五百小時飛行經驗的陳燊齡一個人孤零零的飛在戰場上空！

在長機剛走的那瞬間，陳燊齡心中突然一陣緊張，畢竟他的實戰經驗是有限的，但是那種緊張的情緒維持了不到幾秒鐘，他就恢復了冷靜。他想起了起飛之前任務提示時作戰官所指出的敵人陣地位置，再由座艙中外望，很快的他就把地面敵我態勢弄清楚了，那時敵人雖然已經將保定城圍住，但是在城西的敵軍卻是對城裡的國軍產生最大的威脅，於是他決定先對那方面的敵軍攻擊。他先將飛機飛到城西敵軍的後方，然後掉轉機頭由敵人後方向著保定城方向開始俯衝，這樣萬一在低空被地面炮火擊中時，他可以順著方向將飛機飛到我方陣地迫降或跳傘。

雖然長機曾告誡過他不要飛的太低，但是為了看清楚敵軍的動態及位置，他卻將飛機衝到樹梢的高度，在那個高度他不但看清楚了敵人的彈藥車及陣地，他也看清楚了幾個站在彈藥車旁敵人的面孔。

在通過敵人陣地後他開始爬高，同時迴轉預備第二次的進入，這次他將真正的對地面的敵軍展開攻擊！

那架野馬再第二次通過敵陣上空時，兩翼上的六挺五零機槍噴出了火流，陳燊齡將在美國所學的射擊技巧在那瞬間全施展開

1 「衛生」任務是只那些離本場不遠、目標小而抵抗又不嚴謹的目標。

來，當他的飛機在通過一個小樹林之後，一陣桔紅色火焰及爆炸聲立刻由樹林中傳出，他知道他已擊中了敵人的彈藥車。

彈藥車及補給車是他的主要目標，一來是他認為摧毀敵人的後勤會對戰事有更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他也是實在不願意對人開槍。

對地攻擊了幾個派司之後，在一次掃射完畢開始爬高之際，他突然覺得機腹下傳出一陣像是被碎石子打到的乒乓之聲，起初他並沒有在意，還是繼續拉著機頭爬高，並準備進入另一個攻擊行動，但是沒多久他就發現飛機的馬力明顯的在消失，低頭往儀表板一看，卻見汽缸頭溫度已經超過紅線並在繼續升高之中，當下他立刻知道飛機的散熱系統已經中彈，冷卻液正在大量的流失中，飛機的發動機即將因超溫而咬死，他必須馬上做出斷然的措施免得陷入萬劫不復的局面！

沒有想，也沒有時間去想，他立刻將發動機油門收回，並將機頭推下，對著保定城邊一小塊平坦的土地飄去，在飛機機腹著陸之前的剎那間他仍然記得將座艙罩向後推去，這是為了萬一著陸時的撞擊力太大，而飛機機身被撞變形之後座艙罩將會無法打開的緣故。

陳燊齡坐在座艙內緊張的望著撲面而來的灰綠色大地，在機頭即將觸地的那一剎那，他猛然將駕駛桿向後一拉，飛機機頭隨即藉著那最後一點的空速向上揚起，但是機翼那時已沒有足夠的昇力來維持飛機的重力，整架飛機就像是打哆嗦一樣抖了一下之後，機尾就撞在那塊被凍得像是岩石般的土

地上，緊接著螺旋槳就也打在地上，激起一大片塵土，那架飛機在經過這陣撞擊之後，很快的慢了下來，這該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迫降，但是百密之間仍有一疏，他雖然記得適時的將座艙罩打開，但是卻忘記將肩帶拉緊，飛機機頭撞地的那一瞬間他自己的頭部就撞上了前座艙罩邊緣，當時他只覺得一陣刺痛由額頭傳來，然後他就完全失去知覺了。

那架野馬在城牆外迫降之後，城裡的守軍及城外的共軍都趕著想將飛機裡的飛行員搶救出來，於是一場激烈的槍戰就在那架飛機的週遭展開，兩方拉鋸似的在飛機旁幾個來回，雙方的子彈也在那架飛機的機身上留下了不少彈孔，而奇蹟似的，昏迷在座艙中的陳燊齡卻沒有被流彈所傷，最後國軍終於以優勢的火力，壓制住了共軍，而將昏迷的陳燊齡由飛機中拉了出來。

當陳燊齡由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發現他已經置身保定航空站的站長家裡，一位陸軍的軍醫已將他頭上受傷的部位用繃帶紮好，同時也給他打了一劑消炎針。

醒來之後，陳燊齡見到站在身旁的站長，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那架飛機，當站長告訴他飛機迫降的地點是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根本無法派機械士前往拖回修復，再說迫降後兩軍在飛機旁的槍戰更將飛機進一步的損壞，所以那架飛機可以說是徹底報銷了。聽站長這麼一說之後，陳燊齡心中真是非常的痛心，在自己國家尚不能自製飛機之前，任何一架飛機的損失都會對空軍的戰力產生直接的影響！

正在和站長討論那架飛機狀況的時候，忽然站長家中進來了一大群人，原來是保定城防司令卞中將聽說被救回的飛行員已經恢復知覺之後，特別親自前來探望，他告訴陳燊齡當天他在司令部裡曾親眼看見陳燊齡的飛機在低空掃射中將幾處對城中威脅最大的陣地摧毀，這看在城中被圍了一陣子的陸軍弟兄們眼裡，自是大快人心的事，所以當他們見到陳燊齡的飛機被擊落迫降之後，自然是拼了老命都要將他救回。

卞中將在誇完他的英勇事蹟後，竟讓他的隨從拿出一大筆現金給陳燊齡，要作為對他的獎勵，剎那間陳燊齡被這突來的狀況怔住了，他從來沒有想到司令官會用這種直接的方法來獎勵部屬，但是服從命令對敵作戰是軍人的天職，對他來說當天他在保定上空的所作所為只是一個空軍軍人服從命令的正常表現，如果長官覺得他在敵前的表現是直得獎勵的，他可以接受獎狀、勳章，但是對這種大筆現金的直接贈與，他卻覺得萬難接受。

他非常有禮貌的向卞中將表示軍人上戰場殺敵致果是軍人的義務，不可以就此接受現金贈與式的獎勵，因此婉拒了那筆錢。

卞中將大概沒有遇見過下屬拒絕現金獎勵的先例，所以當時遲疑了一會兒，然後堅決的要陳燊齡接受那筆現金，跟在卞中將身旁的一位黃姓專員也在那時表示，那是司令的一番心意，希望陳燊齡不要再為難司令，為了表示親近起見黃專員並同時表示他的兒子黃德厚也是空軍四大隊的飛行員，因此更以父執輩的關係勸陳燊齡接受那筆錢。

陳燊齡當時覺得如果再繼續拒絕下去，場面大概會變得不大好看，但是他又覺得自己實在不能接受那筆錢，於是他臨時靈機一動，向卞中將表示四大隊每個中隊都曾對保定府的解圍出過力，因此不如請卞司令將那筆錢在保定解圍之後，直接送給空軍第四大隊做為勞軍之用。

卞中將聽了之後，立刻覺得那是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所以就接受了陳燊齡的建議，但是他在臨走時仍忘不了多誇了幾句陳燊齡，這回除了誇他「勇敢」之外，還更稱讚他「清廉」。

北平的四大隊隊本部在得到保定航空站發回的電報，得知陳燊齡機毀人安之後，立刻決定要用飛機將他援救出來。因為那時保定對外的陸路交通已斷，唯一可能進出的方式就是由飛機前往，但是那時保定的機場已被共軍佔領，所以只有用輕型的飛機試落在城內一所中學的運動場內。

第二天早上天空飄著落地即化的小雪，陳燊齡在保定站長的陪同下到那所學校去等候來接他的飛機，站在操場旁陳燊齡才發現那個可供飛機起落的場地有多小，他想隊上大概只有聯絡用的L-5輕型飛機說不定可以落下來，但即使是L-5也將是相當的勉強。

等了沒多久之後，昏暗的天空就傳出了輕微的機聲，然後在城外一陣陣零星的槍響聲中，那架草綠色的L-5破雲而出，陳燊齡看著它非常熟練的加入航線，脫離下滑道，拉平飄，不一會兒就落在操場上，看著飛機停穩之後，陳燊齡及站長連忙迎了上去。

那架飛機是由同隊的作戰參謀朱安琪



朱安琪上尉駕機到保定營救陳燊齡當天的飛行記錄簡要。

上尉所飛來的，朱上尉是土生土長的美國華僑，在七七事變之後，他在美國自費學習飛行之後回國投效空軍，被編入空軍官校第十一期驅逐科，畢業之後一直隨著五大隊轉戰大江南北，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抗戰勝利之後本可光榮退伍回美與家人團聚，但是他又選擇留在中國空軍，為重建祖國而努力²。

為了安全起見，朱上尉希望能立刻起飛返航，免得城外的共軍開始對這塊小場地進行攻擊，陳燊齡於是對保定站長致謝之後，爬進了L-5窄小的右座。朱安琪上尉利用短場起飛的技巧很快的將飛機由那短小的操場上飛起，飛機離地之後城外的共軍陣地立刻爆出了一陣炮火，朱安琪熟練的踏動著舵板將飛機在低空快速蛇行前進，脫離共軍的威脅之後，他才回過頭來笑著對陳燊齡說：「老弟，看看那是土八路替我們送行的禮炮。」

回到北平之後，陳燊齡立刻被送到空軍醫院去檢查休養，許多同學及隊友都曾到醫院來探望他，其中印象較深的是同學王良渠

在醫院看他時，竟激動的落淚，而這主要並不是因為陳燊齡受傷的原因，而是因為那時陳燊齡已經有了一年的作戰經驗，而王良渠竟然還沒有輪到P-51換裝，仍然在飛四大隊碩果僅存的幾架P-40，陳燊齡看著坐在床前落淚的同學，一時竟也不知道說些什麼來勸他，只覺得造化弄人，同時畢業的同學在同一個部隊上竟有如此不同的際遇。

另外就是大隊長蔡名永來醫院看他時，曾以開玩笑的口吻對著他說：「以後記著對地俯衝時不要衝的那麼低了，你看你這麼清秀的一個小伙子就這樣破了相，以後怎麼找女朋友噢！」(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



² 朱安琪上尉回國從軍之事，請參考附錄「永遠的上尉」一文。